

## 结 语

家具发展至今，其形式和功能已经相当的成熟。随着人类生活的现代化，对效率和审美兼顾的要求更高也更直接，明式家具具有的先进性也就更显著。明式家具体现的人体工程学原理使其具有不可颠覆的科学性。人体工程学是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它的宗旨是研究人与人造产品之间的协调关系，为设计提供依据。不可否认，任何时候的设计都具有对人体工程学的不自觉的研究。但是象明式家具这样对人、机的尺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研的古代家具是罕见的。它的很多部位的高度、曲度指标与现代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数据几乎没有差距。合理，永远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是它不被淘汰的理由。

手工业时代的产品都会留下许多手工技艺特有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往往是手工业产品不同于现代工业产品的标记、符号，即种种“有意味的形式”<sup>①</sup>。这些有意味的形式常常给人们带来许多特殊的美感和审美趣味，这就是手工艺时代永恒的财富和价值。明式家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叉之载体，它展现着儒学的由“理”向“人”的变迁和由经世向审美的提升，同时是审美意识中对“道”的主体思想的强调。儒家思想是实用艺术的发端之处，而老庄的道作为最高的艺术精神，实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最后依据。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在明式家具造型上的不可或缺，一主科学、一主艺术。明式家具的形式揉和了中国儒道两家美学理念的精髓：以柔为主、刚柔并济；以简为要、简繁相生，体现了一种纯熟的韵味。从纯审美角度看，明式家具现象佐证了中国艺术一以贯之的精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sup>②</sup>，即视觉感官上的空白和平淡。当然，这种平淡是意味的平淡。苏轼在《与二郎侄》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sup>③</sup>。平淡是艺术上成熟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审美和造美境界的升华。明式家具若不是包含意蕴深远的“大美”怎会这么自信地展示给世界这种平实呢？这种含蓄的艺术表现方式使作为实用艺术的明式家具耐欣赏、经推敲，文化意蕴历

① （英）克莱夫·贝尔著，《艺术》，伦敦，1928年版

② 《老子·四十一章》，引自王弼著：《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引自《苏轼文集》，顾之川校，岳麓书社，2000年版

久弥坚。相比之下，清式家具过于堆砌的观感传达的审美意味就苍白无力得多。

文化味道的追寻也是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要务。明式家具特有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社会更具国际化，使传统和现代美学相融合，这种审美倾向对现当代的设计思路极具指导意义。现代主义设计和后现代主义风格对文化的缺失造成了家具形式的不延续性和非理性后果，如同威廉·白瑞德所说：“暂时是现代人的范畴，正如永恒是中世纪人的范畴”<sup>①</sup>，这种现象对现代设计是有害的，将会使形式和文化在现代主义之后又一次分离，而且是长久的分离。现代人也会因之更没有归属感，更孤独。

徐复观先生认为：“艺术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性的反映，一种是反省性的反映”<sup>②</sup>。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已经较为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是一种普遍需要。人们怀疑，在所有现代文明工作中，我们究竟真正为人类本身作过多少确实有价值的贡献，在未来的时代里如何使人的生活更美满、人们的关系更和谐，必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文明重心问题。明式家具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这种蕴涵在物质中的精神升华。它在科学精神上对现代家具的设计是一种推动，然而在审美文化上，则适时地为现代人贡献出中华文化的瑰宝，引导人们进入澄明的美的境界。它通过优雅的形式直接与情感发生关系，在沉静中把其美材巧工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传递给世人。

---

① （美）威廉·白瑞德著：《非理性的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引自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